

由峪道河到泰山

由嶺道河到泰山

馮先生近像



馮先生警語

我們的國家，快要亡了；我們還不努力，就要當亡國奴了！

我們的種族，快要滅了；我們還不拚命，就要滅種了！

我們四萬萬人的國家，被幾百萬人幾千萬人的國家，欺負得像孫子都不如，我們只有努力革命，纔能救國家，救人民，並救自己！

編者的話

十九年討蔣的軍事結束以後，國家在獨裁政治局面之下，更紛亂得不可收拾。年來農村崩潰，教育破產，盜匪遍地，各處災荒……真所謂『茫茫浩劫，何可終極！』馮先生因爲自己的政治主張，不能實現，更感覺到過去的失敗，由於革命理論不很健全，乃退居山林，努力研究社會科學，以充實革命理論，並在讀書之暇，實際考察農村生活，以做解決整個中國問題的參證。

「九一八」的槍聲，正好似午夜的一聲號角，青天的一聲霹靂，驚醒不少中國人的迷夢。民衆們都從昏暗中爬起，積極準備着齊赴戰線，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做殊死的鬥爭！然而這些可憐的民衆們，深知道媚外的政府，沒有抗日的決心，散漫的革命隊伍，感到無人領導的痛苦，於是各民衆團體函電交馳，紛紛籲請馮先生出山主持抗日大計。

馮先生一向爲國奮鬥，寧能在這國難萬分嚴重的時候，息影山林，所以急遽地離開汾陽，跑到南京，並本着個人素日的主張，提出救國方案，希望各方「精誠團結，共赴國難。」半年以來，由山西跑到南京，由南京跑到上海，再由上海回到南京，轉到洛陽以致病在徐州，風塵僕僕，奔走國難，不遺餘力，卒以執政者不能破除成見，接受先生的主張，政府對日政策由所謂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變爲不交涉不抵抗，終至於妥協投降，屈服到底。抗日會取銷了，義勇軍解散了，日貨在中國又暢銷起來了！上海一戰，犧牲不少的愛國健兒，終因爲沒有接濟，不得不撤退了！東三省三十萬同胞已做了亡國奴，無量數勞動者的血汗築成的繁華上海，已燬成一片瓦礫場。馮先生的抗日計劃，至此又絲毫不能見諸實行，更因爲數月來心力交瘁，亟待休養。所以在三月二十四日登了泰山。

馮先生消極了嗎？不，決不！一個革命者，絕對不會因爲前途遇到障礙，便會消極

。馮先生怠惰了嗎？不，更不會！我們知道馮先生充滿了革命的熱情，滿腔的熱血，無時不在沸騰着，燃燒着，絕不會對於革命工作稍有怠倦！

馮先生出山，是爲的救國，不是爲的分贓，所以主張不能實現，便不得不另闢途徑。而這一段歷史，編者相信他不是馮先生個人的平凡歷史。

馮先生的主張，是救國的主張，所以有讓國人普遍知道的必要，因此編者將追隨先生由陝道河到泰山一切見聞的經過，整理起來，爲的是記實，所以有什麼寫什麼，並不顧及有無對人的防礙，希望全國被壓迫的同胞們，能認清現況，團結一致，在死中求出路！

劉彰 二十一，六，二十，北平。

緒言

馮先生是個什麼樣的人？

簡單的答覆：可稱之爲是富有責任心與革命性的愛國男兒。

從他的歷史：可以作有力的證明。在辛亥革命時代，他位不過管帶，即欲肩起北方革命的大任。民國以來，在北洋系的重層勢力之內，不爲其所同化，更不爲屈伏。討袁之役，獨立於四川；復辟之役，先馬廠誓師而起義於廬房。在安福系當權之際，以一旅之衆，敢停兵主和於武穴，十三年舉行首都革命，驅逐溥儀出宮。十五年以國民軍獨與各反動軍閥在京津南口等地作殊死戰。十六十七年間，國民黨左右派紛爭迭起，幾使北伐大業，功敗垂成，而馮以饑寒交迫疲敝異常的第二集團軍獨力搏戰，且歷任隴海平漢各線之主力。十八年馮以反對投降外交及獨裁政治，蔣餌以兩湖地域及行政院長而不受。

，終反對到底，其有擔當，不妥協之革命精神，可以從這些事實中隨時找得出證據來。

其革命精神之來源，當然由於愛國家，愛民族，愛民衆而來。屢次的革命事實，固然由於統治階級禍國殃民與外族侵略的反響。即由馮及所部的積極表現。於極細微的事物中，都可見其愛國愛民的精神，如「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我們是爲取消不平等條約，誓死拚命。」載之於全體官兵之胸章臂章。

所以馮之息影於汾陽峪道河，並不是放棄了責任與革命精神，尤其是受責任心與革命精神的驅使，驅使他去研究革命的理論與實際，去檢討過去革命失敗的根源，去考慮未來革命的出路，近年來——自作一度研究後——所發表的言論及著述，就可見其研究成績之一般。由此可知馮之隱居峪道河，正是加重責任心，培養革命精神與力量。

馮爲愛國愛民而革命，愈革命愈不能不忘情於國家與民衆，即愈使其自覺責任之重大，此其所以在九一八事變後，不能不離開汾陽的最大原因。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九一八事變以來，使全中國都感受亡國之危，而東三省的三千萬同胞，眼看已淪入亡國奴地位，凡爲中國國民的，都應當亟起立圖救國，何況責任心最重的馮先生，能忍心如越人視秦人一般，還優遊山林嗎？這就是責任心的驅使馮先生離開汾陽。

九一八事變發生，南京政府力主不抵抗，致暴日接二連三的，進佔我土地，殘殺我人民，我們把當時的重大事件，按日記下，可列爲以下的一個表：

九月十八日 佔瀋陽。

十九日 佔安東，長春，營口。

二十一日 佔吉林。

二十三日 佔通遼 並侵入新民西巨流河。

二十四日 日飛機炸錦州。

緒言

緒

言

四

二十五日

日飛機炸白旗堡，同日，佔洮南，日政府並決定繼續增兵。

二十六日

日飛機炸溝帮子鐵嶺錦縣。

二十七日

日軍脅金鏡等，糾地方紳。會。

二十八日

日軍強迫改組吉林省政府。

二十九日

日人鼓動東省獨立，同日，日艦至海州臨洪口示威。

十月一日

日軍赴開原，追擊王以哲部。

二日

日軍大隊開通遼，圖襲錦州。

三日

瀋陽日軍聲明否認錦州省政府，並接濟土匪軍火。

四日

日本接濟白俄軍火，使擾中東路。

五日

日本四大艦開瀋，日軍在四平街徵糧，運軍火。

六日

本莊繁實言日軍決不退出，並通令屠殺中國青年，日閣議急派艦集

中滬漢，鎮壓華南抵貨運動。

七日 日陸戰隊陸續到滬漢，日機飛錦州，日軍在巨流河開砲示威。

八日 日機炸錦州及哈爾濱各地。

九日 日軍鐵甲車開通遼，並埋地雷炸路。

十日 日機偵察唐山，日水兵在秦皇島登陸示威。

十一日 佔田莊台，日機飛榆關，並偵察錦朝線。

十二日 日軍攻昌圖城，並派兩艦隊來華。

十三日 日機由彰武追擊王以哲部，又炸打虎山溝幫子。

十四日 日軍助張逆海關佔台安。

十五日 日本向榆關增兵，並炸秦來等地。

十六日 日軍助土匪攻台子村，日機偵錦州及葫蘆島等地。

緒

言

五

緒

言

六

十七日 日水兵在漢演巷戰，三日艦到營口。

十八日 遼吉日軍大演習，又以飛機偵錦州。

二十日 日兵車開巨流河。

二十一日 日軍多門師助張逆海鵬再戰。

二十五日 日閣議決本既定方針，南陸相表示不卹軍事行動。

二十九日 日軍封鎖四洮路。

十一月一日 日軍鐵甲車砲轟通遼城，並強提營口鹽款。

五日 日軍直向黑軍攻擊。

六，七日 洮昂路在激戰中。

八日 天津日租界暴動發動進攻中國官署。日憲兵佔第三區署第六警察所。

九日 天津日軍向華界任意開大砲。

十二日 佔昂昂溪。

十八日 日軍向黑軍總攻擊。

十九日 佔黑垣。

二十五日 佔新民。

二十六日 天津日租界便衣隊又出擾。日軍澈夜開礮，二區六所又被佔。

十二月九日 日機炸營溝路。

十一日 日本向榆關增兵。

十六日 日機又轟炸通遼。

二十一日 日軍開始攻擊錦州。

二十三日 日軍又佔田莊台鎮，並砲擊車站。

以上噩耗頻傳，然而南京政府又怎樣呢？不特不抵抗，並且永不作軍事準備，只一

緒

言

殊的哀求國聯，馮先生早知國聯不足恃，於復孔祥熙的電報中，就指明國聯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機關，所以主張自決，自行備戰，主張武力收復失地，只有用武力纔能收復失地，可是南京的當局，那肯聽這種諍言？馮先生以在野之身，僻處鄉隅，救國有心，亦無從着手，所以富於愛國心，富於革命性的馮先生，不避危難，毅然出山；這是爲實現救國主張，而不能不離開汾陽。

當時南北正於滬上議和，全國青年，紛紛赴南京請願示威，獨裁自專的蔣介石。弄到沒有辦法，就以一走了事，而中樞陷於無政府狀態，各派的團結，又缺少一種樞紐；在國難嚴重時期，這種狀況，更是萬分危險，所以馮先生更不能不速赴中央，再出其斡旋寧漢，完成北伐的手段，以一片至誠心，使大家重新團結，一致對外，以救危亡，所以精誠團結，共禦外侮，就是馮先生數月奔走的目的與口號，這是救國禦侮的苦心。使馮先生不能不離開汾陽。

弱國縱外交，是懼外媚外者文過飾非之辭。弱國亦有革命外交，革命外交以民氣爲後盾，馮先生於復汪精衛及所著馬電詮釋中已言之，當時民氣正盛，政府正應運用之，倚賴之，使政府真正與民衆合一，自不難懺悔；深恐政府抑壓民氣，與民衆對立，釀成亡國之痛，遺萬世之悔，故馮不能不立即出山，提倡民氣，使政府能真正代表民衆，故主張由民衆團結，監督政府，這便是救國爲民的意志，使馮先生不能不離開汾陽。

加以民衆的督促，各方的敦勸，四大大會的邀請，所以馮先生離開汾陽，而離開汾陽及往來京滬洛徐各地的言論，其要點大約如下：

- 1 備戰，與武力收復失地。
- 2 精誠團結，共禦外侮。
- 3 恢復民衆運動，由民衆組織，監督政府。
- 4 政治合理化，與經濟合理化。

不特言論如此，其行動亦本實現此目的而發，故在京席不暇暖，即匆匆赴滬，即欲促進汪胡蔣孫暨其他各派的大團結，這項工作，雖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在錦州告急的時候，即立促中央各委員返京，負起救國的責任來，於最短期內，即組成特委會，與提出絕交備戰的討論，所以當時馮便不辭中央所推戴的軍事委員會的職務，在軍事委員會中一切救國的軍事計劃，都是由馮先生提出的，如國防區的劃分，國防的配備，以及十萬大軍援滬的方略，收復失地的軍事計劃，皆馮先生所手擬，然因受意外的阻撓，竟使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等於廢紙，決議成為具文，然馮先生仍希望實現其備戰與武力收復失地的救國主張於萬一，所以在極度的悲憤與疲勞所釀成的大病中，猶扶病往來於洛徐京道上者數次，及到二中全會，正義完全戕滅，致無結果而散，將武力抗日主張中的實際性，消滅無餘，只見什麼國難會議，參政會議等敷衍場面的呼聲。明知二全會的代表，雖然有一部分以國家存亡為懷，但多數仍為獨裁者的御用品；但既由會議形式造

成，使抗日主張不能實現，馮先生既不肯骯髒一氣的向帝國主義投降。反對亦於事無補，只有潔身而退，以國民資格從事救國運動，且可將久病之身稍事休養，以便有健康之體魄報國。這便是馮先生到泰山的本原。

假使馮先生的主張實現了，則東北的現狀，最低不致於陷義勇軍於自生自滅之境。上海的戰事，也不致於因後援不繼而失敗，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不致低落到現在的模樣。追憶往事，想全國同胞，當同聲一歎，不過馮先生並不因此而墮心，並且因此更加努力。常謂今日方爲中國革命之起點，凡國民均應加倍努力。

總觀馮先生由峪道河到泰山，爲救國難而來，不能實現救國主張而去，光明磊落，一己毫無所圖，毫無所私。對各方個人間，均無絲厘恩怨存其間。彼以爲「長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果真有抵抗之意識存其間，主張者亦可自圓其說，以求諒解於國人，惟抵抗須有事實來證，姑待彼輩之證明。不然，則狡辯者必曉舌，自謂我何